

矩庵集

앞표지 뒷면



矩庵遺集序

大學之道以絮矩為要旨近而身家細而日用事物莫不有是矩讀者非不講誦如己言然檢點其行往往相遠是猶徒說有飯而不知自喫奚補乎餒哉若近世矩庵先生申公殆可謂真讀是書所知所以用矩之方矣公以蒼頡之姿蚤襲詩禮之訓弱冠以先王考遺命贄見于定齋柳先生之門受大學書聞絮矩之義而犁然悅之既為之銘以揭其室又懼夫誠之未至而行之有未實也以先生所訓學者所患惟在用他虛文一語為終身服膺之資律已則謹嚴而

醇篤處事則詳穩而縝密以孝友爲刑家之本以忠  
信爲接人之符冠帶對案五十年語默動靜壹是從  
坦直平夷上做去此其以吾心之矩絜而推之者然  
矣而又若有些兒尙虛文底意思則烏能純實如是  
哉惟其登門未久奄遭樑摧不能洽被陶鎔之化而  
其要且約者蓋受之矣則亦不愧爲法席之高足也  
晚年令聞翊達遠邇傾心同門先進如李肯庵金拓  
庵諸公皆以畏友待之講卞之際推許甚重李方伯  
鑑永設行鄉約於韶州也薦公爲約正申威堂觀浩  
一見致敬曰不圖吾宗有如許士之數大夫豈苟然

稱譽者而乃不能垂綬汲引俾展其所蘊良可慨恨  
然外至榮名安得以軒輊公哉公不喜論著間有所  
述皆根據義理而如庸學講義所以嘉惠來蒙者甚  
大至於臨化自銘有以見安命順天之意詩亦典雅  
平淡洽有濂洛韻致摠之與詞章家無實誇詡之言  
大不相侔吁其可尚也已日公之季胤成煥甫齋遺  
稿二肩囑余以丁乙之役既則請爲一語以弁之顧  
淺弊無文何敢當是寄而循觀公學問始卒實有所  
憾歎于中者遂不辭而爲之序鐵城後人李濬衡謹

序



矩庵遺集目錄

卷之一

詩

紫芝歌

坪上贄謁之行抵梨峴口占

夏日遊高山奉和諸長老

和金侯閏煥 萬壽聖節稱慶韻

定齋先生挽五首

壬戌仲春夜夢陪丈席

挽肯庵李文 敦 四首

謹次仙遊亭韻

次藏六堂重建韻

挽任進士

李洙

挽石下柳丈

建鎮

三首

挽晚霞李丈

敦復

金侯胤鉉與青松倅曹

約周王之遊且

要余共之而適有掣未遂後幾日因事入

三齋山旆已還衙矣余問今行所得侯笑

曰八山作三日神仙歸來便是義城太守

也出示其所永十餘首以請和遂走筆辭

呈一律

挽李文

字綱

挽金同知

挽黃文玉

相鉉

挽李應七

斗綱

元朝偶吟

西寺

挽李弘卿

宗達

次張孔信

醉席韻

挽吳衛將

在根

和洪叔玉

在謙

韻



挽洪乃休 奎錄

挽族祖 塾歌

挽族祖 受教

挽族叔 漢宗 三首

次四從叔同樞公 泰協 壽辰韻

挽晚守族兄 仁植 三首

上言

九代祖考虎溪府君請加 贈上言 代通儒

八代祖考慈齋府君擬請 贈爵上言 代道儒

書

上定齋先生 辛酉

別紙 庸得問目

與拓庵金文 道和○乙巳

與洗山柳丈 止錫○辛酉

答金耆伯 彌洛

與張周若 爽喜○庚申

與張周若 壬戌

與張周若

寄外孫金道燮 丙午

卷之二

雜著

庸學講義 應湖書堂講學時與諸生問答

卷之三

雜著

師門日受錄

別紙問目

附別紙答

識

書鄉約節目後

書三一齋重建記後

紹修書院奉藏悔堂集因書于壁

丹邱書院營建顛末

虎溪集修整後識

忍齋集修整後識

丹邱世蹟哀集後識

銘

字名銘 并小序

矩庵銘 并小序

自銘 丙午三月二十二日臨化時

上樑文

甲子閣上櫟文

祝文

九代祖考虎溪府君延 贈時告墓文 丁卯

鷹峰齋舍移建時開基祝文 辛巳

七代祖考芝軒府君安石告墓文

二恥齋文集告成文 代本 孫作

卷之四

祭文

祭定齋先生文

又大祥時

祭訂窩金公俗填文

祭溪堂柳公晴睦文

祭金丈若洙文

祭肯庵季公文

祭外舅不欺堂金公誠樞文

祭柳丈致春文

祭朴丈元象文

祭姑叔金公漢根文

祭宣傳權公錫天文

祭李文叔彥求文

祭李... 祭李... 祭李...

祭金顯應健輝文

祭吳監察鳳變文

祭四從叔同樞公文

祭族叔國祐文

祭堂叔父遠祐文

祭本生伯考可軒府君文

哭亾女金室文

誄辭

宗丈景源學泓誄辭

宗人華安桂東誄辭



行錄

本生祖考大松府君行錄

先考三秀軒府君行錄

本生伯考可軒府君行錄

本生先考府君行錄

卷之五

附錄

挽詞

祭文

遺事

矢履身目録

行狀

墓碣銘

并序

跋

矩庵遺集目錄

矩庵遺集卷之一

詩

紫芝歌

山有芝紫其根分我歌其根我基攸完

山有芝紫其英方我歌其英我室攸馨

山有芝紫其秀兮我歌其秀我佩攸嫵

坪上贄謁之行抵梨峴口占

披却重嵐坐翠巔一天光影浩無邊從今欲溯真源  
去奧妙分明在眼前

夏日遊高山奉和諸長老

百歲高山舊洞天蒼巖幽澗秘雲煙尋常今日遊觀  
興七曲湖光畫裏傳

和金侯潤煥 萬壽聖節稱慶韻

天開壽域海東疆寶曆綿綿化日長醉舞便成熙皞  
象仁侯忠愛溢於觴

定齋先生挽五首

大哉道之原萬古如一日正中無毫差前後有符密  
積學方盡道庸做吾家法賢哲闕氣運間世生不  
恭惟我先生篤降海東瀆精明全奎璋博約積銖斤  
平常門路正微奧地頭真學精道彌純有契千載人

道妙識最難誰能透重關單設傳湖上正脉溯陶山  
考亭寤寐際洙泗朝暮間終然數句要纔開挈一端  
有朋來似雲開懷接殷勤孜孜執經意謙謙恐虛文  
却念小子輩愚質尚矇然如今俯仰間懷哉人事遷  
慟矣先生道今也其晦已存公係時運興廢關人紀  
所賴遺編上珍重言有旨復誰能發揮百世尚可俟  
壬戌仲春夜夢陪丈席

夫子儀容隔幾朔有懷成夢正難覺覺來還切西林  
慟無一問酬對儼若

挽肯庵李文 敦禹 四首

萬仞高山碧千載湖水寒斯文賴不墜承承好門欄  
憶昔坪上日白首對春風分明一言託勉焉啓後蒙  
有守窳約固無求清顯至不須滄洲卜已見天山利  
暇日山齋晏南士知有歸一朝臯比撤我懷政悠悠

謹次仙遊亭韻

仙臺佛卓秘奇勝待我先起此庵瀑掛龍腰鳴漉  
漉巖開虎目立耽耽無邊雲物千年躅有儼威儀一  
幅縑况復遺詩多曠感要人傳誦遍山南

次藏六堂重建韻

六賢藏蹟幾經秋入事龜形一理流峰疊雲重環極

裏溪分巖圻列文頭用時能到神明域潛處何妨寂  
寞洲世德炳靈猶不匱斯堂興廢莫須愁

挽任進士

渠源

剛翁後百年尚有一青氈世蹟梧山在家風杏蔭傳  
真工平實地榮籍賊明天溪社雲煙冷吾林併悄然

挽石下柳丈

建鏞

三首

六世慵窩宅淵源不出家公能繼而述良玉瑩無瑕  
春風反求庵須公幾陪從當年多警益晚暮坐空洞  
暫候猶云幸昨秋僂古事斯文日益孤回首復長喟

挽晚霞李文

敦稷



知履集卷之一  
三  
大爺遺芬五世于翩聯門戶棣華敷醇資近道真天  
得晚計由心實地求一命蹉跎安素履八旬康樂任  
清癯如今長德凋零盡回念公私獨自吁

金侯胤鉉與青松倅曹

約周王之遊且要

余共之而適有掣未遂後幾日因事入三齋山  
旆已還衙矣余問令行所得侯笑曰八山侷三  
日神仙歸來便是義城太守也出示其所詠十  
餘首以請和遂走筆構呈一律

奇巖靈窟小金剛前輩詩中見得詳白鶴千年多羽  
客青鳥百里摠仙鄉周王古事雖無的太守今行實

有光拚躅尋真違一約回患徒覺俗緣長

挽李文

字綱

高門碩德近仁翁木訥毅剛復見公儉約羞爲今世  
態真醇獨保古人風生平活計心無苟身後嗣承孝  
有終先契東南凋謝盡那堪此日鳳州恟

挽金同知

三歲接芳隣於今見古人眉凝大朴氣言溢氤氳春  
世亂何傷賸家和不覺貧題旌 恩帖耀乘化浩歸  
真

挽黃文玉

相益

三載小白下於公最濶知龜農十世胃詩禮好裘箕  
天賦元不貪地步衆所推聞見承先矩言辭釋羣疑  
文獻足售世亨屯奈關時于家亦有施滿庭謝氏樹  
箇箇成器用事事克趾武吾爾誦公者誰不稱多枯  
顧余他山石接孟誠不偶醕酒兼飽德吐話每傾肚  
如今衰老計期以死生友撤還吾非意續後公有語  
忽忽一周間如何千古遽今日龍山路水流雲自去

挽李應七 斗綱

斲闕松安緒文衡桐塾筆才具衆所推命數一何空  
保晚違時尚垂昆責善述天年止六二此理終難詰

元朝偶吟

丙午

赫日天心出和風海面來三堦五氣調萬國一陽回

挽李弘卿

宋遠

渠渠壽樂堂基業較金城風韻荀孫或文名杜子平  
儒門多効力時路不關情長逝復何戀雙鸞彩羽成

次張孔信

醉席韻

晚契如翁儘可兄桑榆收拾好經營家傳大祖甄陶  
廕軒揭彝天愛友情此日始知仁壽驗中筵爭頌僅  
佺名誓跼未共續紛席拙句還慙事後成

挽吳衛將

在根

知不足齋叢書  
卷之二十一  
三  
華貫一清大海源王懸銅佩耀專門青氈猶有詩書  
禮後祿將看子姪孫却憶平生鄉井契郡堪末路合  
離煩吁嗟今日傾城哭秋雨蕭蕭淚九原

和洪叔玉

在韻

松竹貞姿共歲寒衡門無事晝常關歸筇幸值多暉  
暖畱待春和夏鮮顏

挽洪乃休

奎欽

公山淑氣秀而蒼石骨松心稟得陽敬老千年風不  
替睡翁五世澤猶長經綸縱別王庭玉門戶自堪大  
廈樑近日吾林寥落歎其誰覆着有持將

挽族祖 整牧

當年虎祖好裘簣德業吾家十世遺承述身儲諸族  
望闡明誠徹九重擘奈何再渡韓公灞一夕空飛李  
白騎昔事如今還似昨津橋風雨共寒飢

挽族祖 受教

梅堂實紀靜翁筆不朽千秋孝友編梅社芬芳三祖  
赫芝齋花樹兩家全門戶餘陰宜爾後林泉終老樂  
吾天曉來知有真工在恨未當年瓊什聯

挽族叔 漢宗 三首

三棟先陰庇一門由來孝友勉相敦芝香鳳彩芳隣

知不足齋叢書之一  
接聲臭當年警後昆

河嶽文章氣尚傳  
旬旬大呂息啁喧  
齒焉德也人皆  
仰六品題旌三達全

幾世先靈序是阡  
朝朝環侍懶爺前  
分明一譽公無  
忤石面煌煌廟翼然

次四從叔同樞公

奉協

醉辰韻

南極晶晶玉宇清  
一門騰頌注心旌  
知年已喜遐籌  
剩愛日休嫌晚晷  
傾幽趣臘梅香  
欲吐新祥恒月影  
初生神仙不必求  
方外却把霞觴做素平

挽晚守族兄

仁植

三首



晚守守以道道實追先祖祖業有由來一體青未了  
晚守守以義義在傷時事珍重揭明鮮示我春秋義  
晚守守以心心要兢履臨七旬行有裕庭至典型尋

上言

九代祖考虎溪府君請加 贈上言

代述儒俸

伏以崇儒術明正學王道之當先獎忠節立綱常

邦典之所尚臣等所居道內義城地故忠臣 贈吏

曹叅議臣申適道即麗朝忠臣按廉使祐之後也孝

子 贈叅議臣元祿之孫也早登文穆公臣鄭述文

康公臣張顯光之門師門授受之正家庭忠孝之篤

實爲士林之所宗仰及 仁廟丁卯之訃三宮播越  
君父危迫適道首倡義旅齎疏詣 闕歷陳主和誤  
國之非撥亂反正之策 聖批溫允特除祥雲道察  
訪又陳疏乞遞至於丙子再徇之變則孤城危如一  
髮涕泣誓衆星夜馳赴及到南城時事已變與同志  
相對痛哭曰丁卯之和猶爲天下之羞况大倫蔑矣  
綱常墜矣此忍爲乎遂抗章直斥大言其非又引洪  
翼漢疏語以爲萬世言責者之所當師法蓋其尊周  
大義格君浚誠赫赫炳炳可有辭於天下後世而及  
至事無奈何莫可挽回則乃作詩自誓辭謝南還構

一小屋於鶴山之薇谷名曰採薇軒杜門潛居日嘯  
咏自遣文忠公臣李景奭嘗因劄別薦 召命屢下  
而不起閉養九十年竟以大明年陵署微啣而終亦  
和臣鄭蘊嘗語之曰當日扶義之人何限而能保其  
晚節者惟申適道也適道亦嘗自言曰堯舜在上義  
無不仕而今天地閉矣冠履倒矣此豈白首進取之  
日乎此可見義理之正行藏之宜足爲萬世臣子之  
所當準則斯文之所可師宗而尙未有崇褒易名之  
典臣等瞻望 天門齋鬱久矣往在丁卯因御史臣  
朴暄壽之啓 睿燭明照 聖恩優洽 贈之以天

知府身表之一  
曹叅議之職可謂榮及泉壤矣然以若貞忠大節實  
德正學其所褒顯止於三品而已則恐未盡於崇儒  
賢獎忠義之至意也伏乞天地父母垂察罕古卓異  
之蹟軫念多士齎籲之忱特加崇秩以勸世教以樹  
風聲臣等無任惶恐祈懇之至

八代祖考忍齋府君擬請

贈爵上言

代道儒作

伏以崇儒重道王政之大本褒賢闡美聖世之令典  
所以我列聖朝尊尚儒賢之弘規懿典在在可記  
臣等所居道內義城地故成均進士臣申採即孝子

贈戶曹叅議臣元祿之曾孫亦和忠臣

贈吏曹

參議臣適道之子世襲忠孝天資出類九歲讀小學  
而曰惟孝惟忠曰悌曰敬皆吾父祖之行此非吾家  
書乎文康公臣張顯光聞而大奇之欲取以教之甫  
勝冠卽往拜其門先問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孔子著  
孝經曾子傳聖道之宗而以孝名孝果百行之源而  
亦核之以爲忠者也然則欲學聖人之道者豈不本  
之於孝乎文康公大加稱許曰此言便是先立乎大  
者也自是師門之期待甚重同門諸賢之畏敬益深  
又從遊於文莊公臣鄭經世副提學臣李峻南臺臣  
柳祜大司諫臣金應祖有賀問講廟之益仲父修撰

臣達道季父知製臣悅道皆張顯光之門人亦有家  
庭淵源之正自十五歲所著文字已有韓歐軌範而  
斐英鄉洛華聞大播遂反以潛究乎洛閩之學靜處  
一室不求聞達日以庸學程朱書爲一生用工之要  
季父悅道以聖節使書狀官朝天而還以明朝所賜  
庸學性理諸書悉付與之其素所倚仗類如是也嘗  
遊太學作太學銘京中皆稱誦又著對策式以爲泮  
儒之效法時有嶺南三某之稱而必以先數焉甲午  
上行謁聖禮御明倫堂招諸生以進大司成率諸  
生行拜禮進伏 上命上堂問所做何文所讀何書

因下教曰聖學卜圖卽先正李滉之所進於先朝也嘗令藝文館進屏子而觀之則猶有所未曉處其各製於圖下以釋本圖之義焉大司成趁限以進於筵御之日上令經筵官及弘文館考閱之選諸臣皆以申垞所製進曰此製最得先正臣之旨其學問之高明於此亦可見矣未幾自上薦館儒六行之教大司成首舉申垞極辭不樂曰別薦媒進非儒者筮仕之道也且二親年滿八耄此豈八子宦遊之日乎遂束裝南歸時則權奸在要津謀害善類申垞之託以歸養而勇沒去畱者亦行藏之得其

時空而嶺儒之至今稱道者也歸則養親以孝有餘力退處學室日必冠帶整席取聖經賢傳無不融會貫通而其於精微之要蓋有人不及知而超然有獨得之妙地望益高從學者衆日與問酬隨其人施教多有育成英材之效蔚然爲山南之專門其所保晚節而老益純篤者又何如哉及其歿而會葬者三百人儒臣 贈吏曹判書李象靖銘其墓士林又建院以俎豆之於乎休哉申埰孝友篤行尤有光於父祖學問純正賴不墜其淵源其文足以黼黻皇猷其材足以經濟一世而卒卷之林壑之間不得展布其所



蘊生而未得大顯於世歿而未有 贈褒之恩者矣  
但子孫之齎鬱士林之嗟惜抑亦 聖朝尚賢重儒  
之欠典也臣等皆以申埰之餘教後生居在一道患  
欲備述其狀行以達于 睿覽之下者久矣而嶺隅  
遐僻 天門遂隔叫 闈一舉尚稽至此使盛德懿  
蹟無由上徹茲豈非公議之愈久愈鬱者乎今 冲  
德如天新故日隆無隱不聞無幽不顯際此明時因  
循終默又不得以上聞則是臣等之罪也臣等不以  
千里爲遠齊聲仰籲於 法駕之前伏乞天地父母  
頽察申埰淵源之學孝友之行出處之正特許 賜

贈之典以增光 聖德以益獎儒道千萬望良惶惶  
恐恐

書

上定齋先生 辛酉

進留數旬許退却數箇月進退之間未克振奮將去  
其於向學之誠果惡在也只切惶愧伏惟道體候萬  
加崇衛否相夏生而愚魯所稟之拘所習之蔽自知  
極濶而猶秉彝未泯所以前者敢請教於門下而果  
蒙不棄之恩是知時雨之下無一物不遂其生者蓋  
天之生物固無厚薄其各隨分自盡以答其所嘗付

界之道者豈有智愚聖凡之異乎然則其做人之初  
立志之方必須體天人而統人物貫動靜而合內外  
事無大小功有終始而後方爲無欠於爲人界分此  
初頭大段不可不知者而相夏生稟既下積滯又甚  
少激昂振勵之氣多逡巡退縮之意無平素實功可  
據爲根本而慵疎頹惰之習迷昧固滯之病又交因  
而生如讀書窮理則羣聖賢至訓正論微奧難明徑  
以透見究索自以爲不易而實有未盡或以己意迎  
合自以爲有契而實有所差竟亦極辛苦不快活而  
未見有進未知古人所謂明誠工夫是何等勇力何

等地位也自承至誨以來敢不倍加努力而每於最成習最活熟處有不忍割捨者究其所以實是於小學上已欠用工百千罅漏有不勝其填補而旋以大學一部直為從事之方則其未全之德性已解之筋骸卒難自疆以馴致之也然朱夫子敬字之訓炳如日星苟能於此終始踐服則其於大小之兼補知行之并須夫豈有扞格難成之理而顧素蕪根基者亦何足與論於此也伏望矜其愚蒙而祛其痼蔽使於吾人為學上得有以真切體認則相夏之受賜大矣大學既蒙鑄誨要當終身佩服而自前月又讀中庸

其善渾浩實難領會抄其疑難數十條而大學之前所未質者並爲錄稟冀蒙明切之批焉

別紙 庸尊問目

問中是道精一是學而中是十分恰好底精一是極精純一底以舜禹大聖猶能用精一之工然後方可執中耶

惟危惟微通象人而言也聖人道心已著初無危微之可言而猶尚云爾者亦惟聖罔念作狂乾乾夕惕之意歟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二者同皆發於方寸而所謂

雜者何嘗并生同發而在於非善非不善之間耶蓋互相發見或善或不善之謂未知如何

道心常爲一身之主則何以見人心之不能無也蓋飢欲食寒欲衣人心也聖人亦有之而其中節道心也雖己中節而其爲人心自若也則此可以見不能無者耶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朱子始言之然則程子之言不偏呂氏之言無過不及猶有未盡而必如此說然後方混全而無欠耶

程子所言皆實理之實字蓋中庸樞紐而彌六合藏

於密者皆實理也這便是誠耶

天道不言惟曰命云者蓋二五氣爲造化之具而其  
主宰賦與之妙則實此理之爲也故借命令之意以  
實賦與之義章句猶字當深味未知如何

子思之論本於易者以一陰一陽之謂道實原頭本  
然之理而天下萬化莫不由此而出則此便是統具  
一太極也率性之謂道乃日用當行之理而事事物  
物各有其理此便是各具一太極也子思之意蓋本  
於此歟

有問中庸之道何者最要相夏應之曰首章實一篇

之體要也首三句為一章之綱領而率性之謂道又三句之綱領也蓋道一字上包性下包教則這一句實兼體用而致中和許多工夫皆在其中此為大要未知如何

道不可須臾離故於不睹不聞而常戒謹恐懼無或間斷蓋是用敬之工所以貫動靜一終始者耶

不睹不聞是何等時也人在事物叢裏非寢寐與闔眼塞耳則皆有睹有聞之時然而曰不睹不聞者蓋吾心靜時思慮未萌則彼事物自在而吾不與者故物在眼前而無見聲過耳邊而無聞是所謂不睹不



聞時耶昔延平先生以平朝未接物之時默契天地未判之象蓋平朝云者亦思慮未萌之時不然衣衾几案皆物也豈可曰未接耶

睹聞似與視聽有別夫聲色之接於耳目者曰睹聞耳目之從乎聲色者曰視聽

戒愼恐懼實統言所睹聞與不睹聞故曰兼動靜且不睹不聞固是靜時而纔有戒懼心便是已動此所以不可專屬靜時耶

七情之中只言喜怒哀樂者猶孔子之言仁義不備舉四德而義理渾然自在其中歟喜對於怒樂對於

哀則喜樂或非重疊歟其未發為中已發為和則亦何嘗有二致耶惟其有體用不同

仲尼所言君子中庸之中庸是就動處言而章句兼言未發之中者以其所以能中庸者以有未發之中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之意歟

子思言費曰君子之道朱子註釋亦言道是形而上之理也則不可着形而下之器也以廣且多而謂之費以無所見而謂之隱而隱不外於費初無二致若以器當之則恐非子思之本意

奮飛魚躍實氣也而所以飛所以躍則理也是所謂

費而隱也費者用之廣隱者體之微於用而體在其  
中卽顯而微不外焉此所以無二致而爲一理耶  
凡言體用無乎不在以性情言則仁爲體而惻隱爲  
用以忠恕言則忠爲體而恕爲用豈有無體之用耶  
鬼神之爲德者卽鬼神實然之理而於良能功用上  
可認得矣誠之不可揜誠卽實也卽陰陽合散無非  
實者而其洋洋昭著是不可掩者耶此章始言誠字  
此實一篇之樞紐也體物不可遺上可以言費隱有  
曰體物隱也不可遺費也此說似未穩夫鬼神之德  
物物爲體則體物不遺皆費也所以然之隱則在其

中矣

仁者人也 蓋將入身來貼訓仁字則固可也而以人訓仁程子非之何也

中庸之先君臣於五倫孟子之先父子於五倫者以五德之序言之孟子之言固可矣而此方臣對君答爲政之問故特以君臣爲先歟

大學則以格致爲八條之先中庸則以修身爲九經之本蓋八條是爲學之序也九經是爲治之法也以大學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優卽中庸之修身也歟

天命之謂性 人物之性亦我之性則是一性也雖其氣稟有清濁偏全之殊然其得一原之理則同也故聖人因其同者而能盡之也二十二章所云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也此朱子釋天命之性所以通人物而言者歟

誠者自成即天地以實理生成萬物而萬物自成之謂也而道自道乃道是人所當行之道而人之所自行也蓋以君臣父子而言則君臣父子是物之自成有親有義是人之自道也

有言中庸之道至九經而大備蓋九經為王政之大

綱且章內許多工夫功效大小體用莫非中庸之道然曷若首章之言性道教戒懼慎獨中和位育自成一部中庸而繼以第二章以下之連釋中庸六章以下之論三達德十二章之費隱十六章鬼神之實理二十一章以下之言天道人道之誠二十七章之尊德性道問學三十章之小德大德三十三章之又自戒慎篤恭而終至於無聲無臭者皆中庸之道也今獨於九經而言大備云則還似偏淺亦如何

中庸三言微顯義各不同首章之言微顯指凡事之跡隱而理彰十六章之微顯言鬼神之體微而用著

末章之微顯言此心在內而形於外者歟

以上中庸問目

經首節明德前已蒙所具者性之理所明者心之靈就他見心性意思則可而不可將做這箇訓者謹當奉膺而因竊念天之與人理則一而已自人所賦受而看則所具於吾身者各有所名而不可亂者受此理而純善者性也虛靈知覺主乎一身者心也所謂光明正大者明德也蓋明德具性之理體心之靈具此理故實體此靈故明然此不可直指為心性而亦未嘗隔斷於心性蓋直指看則恐有體察未精之謬隔斷看則亦有來歷不明之失詳味德字可知所以

夫子特說此句以爲大學之綱而其於明之之目則又說心字朱子於序文及或問拈出性字於此亦可見名目之雖不可亂而道理之實相涵矣夏明脉之如何

或問云敬者聖學之終始而章句則於正心章特言敬者吾心之主宰蓋此章爲用敬之地頭故必於此言之以見直上直下之義直上直下以知行體用兩言成始成終以小大而言然其所以用敬則一也直上直下來便是成始成終矣

傳三章賢其賢親其親或問所釋於不忘之義似未



合當以章句爲正前已聞命矣然亦似有兩般義一有後賢後王各賢其賢各親其親底意一有賢先王之所賢親先王之所親底意蓋二說孰長抑兩通而不相妨歟竊謂賢其所賢親其所親便是各賢其賢各親其親未詳如何

或問鑑空衡平蓋鑑衡之本體只是恁地空平而已初非有意於應物而及其事至物來其稱照自然之用有不可無也於此方有正不正之可議然其妍媸輕重物自將來非我所與則其稱照之道只是因彼之輕重妍媸而已非我所以可輕重可妍媸也而但

察之之工則又不可無也此所謂空平之用發皆中節而事物既去之後亦只依舊空平而已

絜矩矩字卽心也心之至於成矩是十分鍊成之謂也始也因吾虛明知覺而格致之極其理以實其所發之工實有善而無惡次之以存主得正應向得宜而常常加察敬以直之以至於孝悌之行忠恕之道則於是乎下得矩字而從其欲而不踰度之物而無違此所以謂十分鍊成者也然心之本體便是這矩

未知如何

以上大學問目

與拓庵金文

道和○乙巳

前秋一晉居然歲已周矣因以病伏不動門外一步  
雖此神精出沒一段衷赤常常在臯比之側者蓋亦  
出於五十年水東矢注之餘也未知或諒及否伏惟  
道體候萬護相夏今六十七年而後乃覺昨非之不  
能今是往悔之不可追來回顧閱歷只增憮然蓋自  
師門廓爾之後恣恣墜緒靡所適從而所以注嚮於  
經几者豈徒阿好之私而已使一姪一子早登門下  
以供灑掃之役者亦有意存焉一死一生竟亦歸虛  
而所謂生者不惟自外於覆庇之下又從而作泛駕  
之駒悠悠多年有非父兄之所可制馭以是爲積病

于中矣今幸於卧病中且諷且誘僅得其諾爲言不久將俛焉回首於前日受教之下果爾則此亦不晚矣昔人亦有如是而大有所成者雖不敢以是期之渠輩而以大君子容物之德用來者受之之義而置之甄陶之中倍加提警俾有萬一之效則不但於渠有溘恩厚德亦所以遂此生未究之業千萬勿孤如何第有所仰稟者往在辛酉夏相夏之受教於函席只得大學一部而秋間上一書有庸學問目矣元直兄書道患候采薦而問目姑置自家案上以待平復云未幾訃使至因作赴哭之行而問目袖之而歸思

欲一質於門下先進而因循之頃拖到今日矣今垂  
死之際出而繹視則其中有或自解者而亦未可自  
信終有所可疑茲令兒子袖進伏望賜覽一批教  
如何

與洗山柳丈

上鋪。辛酉

已經旬朔不審侍奠氣力何如相夏自先生易簣之  
後歸伏窮谷重以親憂澆汨久闕晨夕叅哭之儀滿  
腔私衷無由可洩顧以愚劣幸得依歸法門一生究  
竟之有所矣昊天不吊使吾黨竟孤斯文終晦俯仰  
公私匪直安做之痛而已日月易邁襄禮有制山地

近或占得而經紀否第俟親瘳少霽得一抽晉計耳

答金者伯

朔洛。甲辰

閱幾朔朝晝對榻蓋吾結親來所未有亦共老七十年快活底事歸臥弊廬恒入夢想而多般滾汨令身心定頓不得曾未若禽鳥之巢安咄歎奈何秋間欲夏振氣力一造仙境復續前緣而因循之境坐經冬寒今春氣向解羣執皆驚方量力萌意之際兒子自貴所來叩審伊來動靜康健以是貢慰相夏其間無奇事可道惟行孫女笄禮因又於聖間為裝送計蓋出於不得已而然者也陽和悵暢將圖一拜而亦未

敢指期姑俟從近聞知耳

與張周若

映喜。庚申

阻懷不須論卽惟侍節若何相夏層候粗寧庸爲新  
歲之休慶也所謂做工只事口上喫話而已無足向  
人道者執事邇來所進想益趨然非陋劣所可企及  
每向風欽仰耳冊子仰託已久信僂竟寂自知慎重  
之道固然也今因從叔行密封以付則其整束還送  
之節亦當效執事之珍重也月鑑金兄亦平安否聞  
客冬與沙村湖上法興諸益同棲雲寺讀或問又唱  
酬連軒所得不少歎羨不已相對爲道此意也

與張周若

壬戌

經歲阻悵匪直慕徒而已聞冬間歸遯故山與意中  
朋儕聯床攻業了無世間他擾在遠氣類之感自不  
覺向風引領也仍伏問此來省暇動靜休相相夏自  
坪上樑摧之後墜緒難尋回顧身心便覺恹恹無所  
得奈何此箇懷緒每思得吾黨強輔如尊史者一道  
而山川間我各守天之南北泯默以度焉則未知孰  
事能會人意於未言否乎方今吾輩尤宜十分着力  
而如夏坐此俵俵同無杖之瞽固不敢望其有能  
自立也惟左右幸以道自任益勵素志是所願聞也



伏想居閑以來讀得幾箇卷子見得幾重義理蓋書  
卽理也讀之欲其窮理也昔大山十九歲箴有曰去  
皮透髓前輩之志斯可見矣蓋骨子自是一箇骨子  
皮膚不知幾重皮膚以吾輩尋常之姿竊不可一蹴  
僂至則必也積吾力而後致之矣然學者先須立志  
極高廣而後去皮第可以論之所以先儒有俯首循  
去母使較裝之訓也此皆高明所雅諒而苟非主信  
之道亦烏敢誦此不逮之言也

與張周若

阻破何其久也伏惟履茲定暇研履日有不自覺之

驗否相夏自失師教之後一緒苾苾若墜千丈奈何  
見今左右寥寥之日吾輩交修互勉不自沮却也  
且聞異教熾於一邊士大夫家種種犯之云此尤十  
分痛歎處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  
吾學既明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  
吾道之正夫不能篤乎我而專事闢乎彼是無益而  
有害也伏望高明以此意招諭同志胥相勸誡益懋  
向裏之工使此學燦然復明於世則所謂元氣實於  
中而外邪無得以入者也惟高明諒之鄭世龍兄近  
節何如向見其眉睫便覺有大賢家模範而時因稠

擾未及一言奉規悵恨曷已此兄以勝日尋芳之遊  
要余此意尤繆綰擬以開春與花府一二友聯鑣並  
被瞻謁於東洛登臺臨淵玩蒼魚之妙直向武屹溯  
九曲之清流歸拜檜淵以遂羹墻如見之誠因上加  
仰俯紅流以極我壯觀而歸則此莫非朋友之賜也

寄外孫金道燮 丙午

自前秋病卧不能動門外一步已十六朔矣永夜無  
寐神精出沒而所息常在汝未知汝亦能體此者耶  
歲再易而又此新元矣未惟兩庭層侍連旺汝亦篤  
於誦讀而懋於踐履耶為念無時或間也吾太半鬼

關人回甦之望可謂十上一分一縷未絕之前一面  
是望汝之勝冠今幾歲此中之行已晚矣且汝外祖  
母氣脉只在汝每年一祭之叅所不可已而尚關  
然此何人情雖不得自由而汝既有此知覺固請則  
亦豈厄之耶

矩庵遺集卷之二

雜著

庸學講義

龜湖書堂講學時與諸生問答

問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字理歟氣歟朱子曰  
性卽理也此專指理而言也又曰氣以成形理亦  
賦焉此兼指氣而言也然則此性字合理氣而言  
歟亦分開理氣而言歟

這箇性字主理而兼氣夫所謂天者理氣之總名也  
所謂命者理氣之流行也人得天地之中以生而理  
之墮在氣之中者是乃所謂性之名今以朱子說論

之其曰性卽理者特指是理之不雜乎氣而言也其  
曰氣以成形者兼指是理之墮在氣質而言也吾之  
性之得名元來主理兼氣而渾合之中有分開之意  
分開之中有渾合之意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云云不睹不聞是何等時  
節戒慎恐懼是何等工夫歟

昔延平李先生靜坐平朝未與物接之時默契天地  
未判之象而以吾心未發氣象當之蓋不睹不聞此  
心未發之時而戒慎恐懼涵養此心之工也故延平  
先生於此心未發處獨覺其非着意非不着意上略

略提起做去而靜坐之中默契天地未判之氣象則吾知不睹不聞非寂然不動之時節乎戒慎恐懼非操存涵養之工夫乎然則延平所謂未判二字當不睹不聞之意而靜坐默契亦當戒慎恐懼之意矣

篇題程子曰皆實學也夫聖人之書莫非實學而獨於中庸特發實學二字以表之中庸所以爲實學之義可得聞歟

實字帶得那理字說去而誤看理字者皆歸於虛則所謂實學二字其非實見得中庸之理者耶中庸之道不過曰理而已始言天命而天命卽實理之流行

也中言鬼神而鬼神亦實理之所為也終言天道入道之誠及小德大德之妙莫非實理上用無窮變不測者則非若管商之入於權謀也非若老佛之歸於清虛也是以陳北溪論中庸之道曰卑不失之污賤高不溺於空虛然則程夫子所以以實學二字表之於篇題者實啓萬世吾道之真的路脉而不可以毫髮差謬者也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夫中之一字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經典中許多言中處朱子只以無過不及釋之而獨於中庸兼言不偏



不倚者何歟

中庸之中字該動靜兼體用就應用處只着無過不及四字而就體用兼舉處則以不偏不倚並釋之朱子答張敬夫書曰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夫所謂中之道者卽事卽物自有箇恰好道理無過不及處此非經典中言中者耶夫所謂在中之義者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處此非中庸之兼言其體之未發者耶然則中庸之以中庸名篇者特舉道體之全一以狀性之德一以形道之實而其該動靜兼體用之義其諸異

乎他經之只就他用處說去也

莫顯乎云云既曰隱微則何以曰莫顯莫見歟隱與微有間顯與見有別歟

隱微顯見四字善形容自家心動處先見他幾之不可掩者說去耳何者隱字從心而此心未迹之處非他人之所可知也見字從目而此理難掩之幾如十目之所共視也母曰不顯而吾心之靈有昭著之理莫曰難觀而此心之知有可畏之幾聽蟬彈琴而殺心可知暮夜投金而四知難掩屋漏之日光尙可愧也獨行之吾影亦可愧也所謂隱而顯者非耶所謂

微之見者非耶隱者以地言微者以事言幽暗之地  
細微之事是所謂隱微則不必分隱微兩段看又何  
疑顯見之有別與否耶

致中和云云致吾之中而何以位天地致吾之和  
而何以育萬物歟

易曰範圍天地而成萬物蓋天地萬物本自吾人一  
體上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者也以是建中德  
於天地而大德敦化之妙極矣以是達順氣於萬物  
而小德川流之功至矣故晦庵夫子以範圍當致中  
位焉之意以申成當致和育焉之妙其答張敬夫書

以復之見天地之心良之不見其人以明夫中和動  
靜之機然則致吾之中者豈無位天地之功乎致吾  
之和者豈無育萬物之效乎是知致中則心正而天  
君泰然者一身之天地位也致和則氣順而百體悅  
豫者一身之萬物育也洪範所謂聖時雨若肅時風  
若漢儒所謂心和則氣和天地之和應者亦豈非一  
大證案耶

序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旣曰近理  
而又曰亂真者何歟

朱夫子答汪尚書書溪斥兩蘇釋佛之學曰高者出

八有無而明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使  
聽者欣然而不知倦此非近理之事乎又曰語道學  
則達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  
天理亂人心此非亂真之事乎今以老佛之說論之  
其曰修心鍊性有似於吾儒之存心養性而其所以  
修心鍊性者不過以退為長終至於貪生獨立其曰  
明心見性有似乎吾儒之盡心知性而其所以明心  
見性者不過以覺為妙終歸於絕聖棄智如所謂世  
間萬事不如常者似得乎平常之理如所謂有物先  
天地無形本寂寞者似得乎太極無形之妙而其歸

知履身卷之二  
五  
趣只是外物為智之病矣

致中和云云此以有位者言則固有位育之功而  
以無位者言之亦可言位育之功歟

大抵天下有實然之工夫必有自然之效驗則中和  
位育之功何必分別他有位無位看耶中和位育四  
字本自性道教三字上戒慎恐懼緊要工夫出來而  
有此實然之工夫者亦必有自然之功效故孔子無  
位者也而有律襲之功大學學者事而有治平之效  
則不但有位者致位育之功而無位者亦可以語此  
也今以一身言之天君泰然者一身之天地位也百

體悅豫者一身之萬物育也。以至於一家之父父子  
子夫夫婦皆位育也。一國亦然。則中和位育之說  
只就他自然之理上論之也。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又曰慎其獨。諸先輩皆以  
戒懼屬靜工夫。以慎獨屬動工夫。然則戒懼之工  
專屬於靜。而無動底意。慎獨之工專屬於動。而無  
靜底意歟。

戒懼慎獨對待則各屬動靜。而合言則各自有動靜  
之機耳。以太極圖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  
容間斷之意觀之。則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

靜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無察也是以朱子以寂之未嘗不感感之未嘗不寂一言明此心貫動靜之妙又以復之見天地之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證之然則戒懼之工雖屬乎靜而這靜也元非死物則豈無靜中之動乎謹獨之工雖屬乎動而這動也亦是有根則豈無動中之靜乎是知諸儒之分屬各就對待上說而非是靜之無動動之無靜之謂也復何疑乎

戒慎存養之工也慎獨省察之工也則欲存養省察當用何工夫歟



程夫子嘗論太極主靜之意而拈出一敬字以明通  
貫動靜之妙此心之幾本無動靜之間而所謂敬者  
心之貞而通貫動靜者也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  
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  
方其存也敬以主乎中及其察也敬以制乎外此徹  
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  
言而盡也故程子拈出此敬字者大有功於學者存  
省之工而靜而存之者非敬而何動而察之者非敬  
而何朱子感興詩曰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於此  
可知存省用工之妙矣

舜其大知云云以大舜之知必資於好問使大舜  
已知而問則是僞也未知而問則非知也何以曰  
大知歟

先知夫大舜之心與量則可知其知之亦問不知亦  
問之大也處既聖之地而無自滿之意者大舜之心  
也合天下之善而爲一人之善者大舜之量也聞一  
言見一行而沛然有若决江河之氣象闢四門明四  
目而廓乎有天下一家之意量則雖曰已知而問是  
聖人不自信之心也雖曰未知而問亦聖人合衆善  
之量也豈有一分自聖之心而問之乎亦豈有一毫

自用之量而問之乎是以朱子曰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於此可知其好問之爲大知也

舜大知之下又以顏淵子路之事言之夫大舜聖人也於知仁勇無所不備則固非淵路之所可與擬而獨以知言之并列於二子者何歟

生而知之者大舜之聖而生知之中有其仁之不可及者安而行之者大舜之德而安行之中有其勇之自裕如者故知字上必着大字以示夫其知之包括那仁勇之意朱子以擇之審行之至六箇字以明夫

其知之大者則雖列於顏淵之仁而仁亦備於其中矣雖列於子路之勇而勇亦包於其中矣且以本章論之所謂隱惡揚善者仁也執端用中者勇也其仁之大其勇之大隱然自在於不言之中則豈可與二子同日語哉

君子依乎中庸云云饒氏以依乎中庸歸之於君子之事以遯世不悔歸之於聖者之事然則君子聖者是兩人看而依中庸遯世不悔亦有高下淺深歟

所謂君子聖者非對待分屬說則這箇依乎中庸亦

聖者事也遯世不悔亦君子事也其曰君子依乎中  
庸惟聖者能之云者其語意若曰吾不爲之吾不能  
己之意同一文體則首着君子字者泛說君子然後  
可以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也夏着惟聖字者申明夫  
依中庸遯不悔者非衆人之可能也是豈依乎中庸  
之君子不能於遯世不悔遯世不悔之聖者尤賢於  
依乎中庸者乎饒氏之說不必如是而朱子於章句  
總而言之曰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  
而裕如者於此可知此章之義矣

鸞飛魚躍是氣數理斂

天理流行無所窒礙而彼鳶魚亦理中之物也蓋能  
飛能躍者雖謂之氣而其所以飛所以躍理也若徒  
以氣而飛以氣而躍則何以能如彼之活潑哉此由  
於理之自然不期飛而自飛不期躍而自躍矣朱夫  
子所謂自然二字善形容飛躍之理而陳北溪所謂  
與鬼神章同看者其為明證大驗矣

程子所云活潑潑之義可得聞歟

活潑字皆從水字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如水之  
周流無滯故先儒或以滴水水凍喻之或以川上之  
歎證之則吾知活潑潑云者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

如活底物其在人心則人心之普遍無私者非活潑之意乎其在天理則天理之流行不滯者非活潑之意乎是故程子特因奮魚之詩必以活潑潑三字以明其昭著充滿之妙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微莫不有是道之全體妙用則朱子所引月落萬川處處皆圓者乃活潑潑之一大證案而其語意若光燦燦黑窅窅之類是耳

君子之道某未能一焉云云五倫之中獨不言夫婦何歟

所謂四未能者是反求自責之意則其於夫婦之倫

亦將有反求自責之道乎夫夫婦人倫之首王化之始則是固君子道之使由之而以所求之道言之則所求乎夫者我無事夫之可能也所求乎婦者我無爲婦之可能也是以獨遺夫婦以示其推施之道不可求之於閨門婦女也此所以於知能則曰夫婦之可知能於造端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而獨不言於四未能焉之中者也

某未能一焉聖人之於四者果有未能之事歟

以象人視聖則固無未能之事而以聖人自視則果有未能之心德固聖人之能修而有德之不修之憂



仁亦夫子之所能而有仁則不能之歎此皆聖人不  
自滿足之心而今以四未能之訓觀之則其心雖曰  
事君盡禮而未嘗有我能盡禮之心矣雖曰事父盡  
孝而未嘗有我能盡孝之心矣以至於兄弟朋友亦  
然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也豈可以聖人之無所  
不能而疑之於某未能之訓耶

鬼神之爲德云云鬼神是理歟氣歟

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夫鬼神者一陰一陽之氣而其所以爲德卽形而上  
之理也故朱子答陳同甫書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

而其為德則天命之譬  
其釋誠之不可掩則曰

既曰不見不聞而又

夫鬼神是實有之妙而

若無而本有其往而屈

乎萬物大而為天地之

死一生春夏秋冬之推遷

形而為有形或自無聲

豈無體物不遺之妙乎

者乃天命之實理也其

有也何必尋之於形迹見聞之間而疑其體物不遺之訓乎

使天下之人云云鬼神本無形聲之可尋則使字之義可得聞歟

所謂使云者不必於鬼神形聲上究之只看他主祀者感通之妙如何耳夫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無物不在有觸斯應故人有誠敬以承祭祀自然如神明使之也不是鬼神之直形以對之聲以命之也

鬼神之說無或近於老佛虛寂之道歟

太極之理無形無方而為萬化之本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為不顯之妙鬼神者太極流行之迹而上天造化之功也運化機於無跡斡玄功於冥冥其來而伸往而屈者即陰陽實然之妙也原於天命之性而非若佛氏之明心見性而空諸所有也依於率性之道而非若老氏之外物為智而利己遺世者也然則為鬼神之說者雖曰不見不聞而平常不易之理在其中矣是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寞之說乎亦豈夢幻人世塵芥六合之類乎此序文中所云其憂之也深慮之也遠者其或慮人之錯認此箇道理而淪

入於異說也歟

舜其大孝云云此與孟子所稱大孝者異孟子則  
只以使親底豫爲大孝此則以德尊富饗保爲大  
孝兩聖所稱抑有異同歟

瞽瞍底豫之孝天故尊富饗保之孝大也大舜人倫  
之至始於耕陶而供奉之孝無以加焉終於登庸而  
養尊之孝不可名焉故能陞元后以尊以富者亦底  
豫之效也協于帝光能饗能保者亦悅親之功也惟  
其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是以四海之內咸戴其德惟  
其爲天子父尊之至也是以萬世之廟能享其功則

知所養者之二  
信乎大舜之尊富饗保必由於使瞽瞍底祿而苟無  
底祿之孝則何以能尊富饗保乎然則孔孟所稱雖  
有始終之別而其孝之大固無異同之分也

大德必得其位云云以孔子之德不得位祿與壽  
者則其德之大不及於大舜而然歟

愚嘗聞孔子萬世之夫子也夫子之位道德之位也  
夫子之祿道德之祿也夫子之壽道德之壽也雖未  
得一時之位祿壽而能享萬世之位祿壽故或以萬  
世土稱之或以百官富贊之或以仁者壽美之則信  
乎夫子卽萬世之夫子而位祿壽必得之驗在茲矣

但以常變之理論之大舜之必得位祿壽者一時之常也孔子之不得位祿壽者一時之變也豈可以一時之常變疑其德之高下也

因其材而篤焉云云栽者培之固可謂厚也而傾者覆之何以謂之厚也

厚之爲言加也栽培厚也傾覆亦厚也夫以大舜之德而有聰明之質則加以位祿之效以桀紂之惡而有暴棄之行則加以敗亡之禍此古人所謂雨灑溪邊草風吹石角松者儘得乎栽培傾覆之理而天之所以因材篤焉者乃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

加者也若以此篤字只看作篤公劉篤生武王之意而不知篤厚之所以爲加則何以知上天生物因材之訓也是知加培於栽處者篤也加覆於傾處者亦篤也則篤字之義不可專以栽培言之也

既曰子述之又曰武王纘文王之緒一戎衣云云然則文王本有剪商之志而武王纘述之歟

所謂纘述云者只謂其繼世承業之意而武王之一戎衣有天下者却是後日事也則是豈文王貽謨之本心哉夫修德行仁者文王之事也順天應人者武王之舉也其曰子述之者文王喜其業之有所託而



非必冀其伐商而有天下也至於武王而一戎有天下者專出於順天應人而非必文王之有此心而纘述之也若以戎衣之事謂之纘述其父而疑文王之心本有剪商則不知文王服事之心者也亦不知武王不得已之實者也真西山之說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此吾夫子善繼述之訓深得夫文武之心者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云云自古多聖賢之君而獨言文武何也

爲哀公言故獨言文武哀公魯君而文武魯之宗國

也遺風善政猶有存者而禮樂文物是乃兄弟之國則其於問政之日與其泛言他聖曷若追述先祖以爲感悟之易也耶是以伊尹之告太甲也乃明言烈祖之成德則吾夫子所以獨言文武於哀公者亦明言烈祖之成德以爲憲章於一家之政者也

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無乃倫序之倒錯歟

所謂尊賢只是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則先賢而後親亦倫序之不錯耳入倫之至切者莫先於親親而欲知親親則必須尊賢故堯典之親九族乃在於克明德之後子夏之言賢賢易色亦先於事父母之前也

然則九經之先尊賢重在知人二字上將使天下之人欲知親親之道必也就賢者而正焉也若使爲政者不能尊賢則何以知親親之如何爲奉養之道如何爲溫清之節也大抵聖人垂訓極有倫序何以謂之倒錯耶

從容中道爲聖人之勇夫勇者是用力猛進之謂則從容二字何以爲勇歟

夫天道自然運行而自然之中有健行之道則聖人從容之勇其猶是夫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聖人之勇所以體天道之自然而無所勉強不用

思慮故從容中道之上先言誠者天之道以示其真寶無妄自然中道之意也

果能此道矣云云此道非中庸之道歟有果能與不可能之異者何歟

所謂道者不是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遠難行之道也雖在於日用常行之間苟非義精仁熟無一毫私偽者不足以及此故所以有人鮮能及不可能之歎而苟使學者向學之志篤求道之心切則愚者可進於明而義之精矣柔者可進於強而仁之熟矣何憂乎誕岸之不登而奧域之不入乎然則中庸非不能

也所以不能者人也此道非自能也所以能之者人也豈可以此道之道看侷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道而謂之有能不能之異耶

誠者之爲天道誠之者之爲人道可得聞歟

有曰惟聖性者浩浩其天此非誠者之爲天道者耶有曰人力盡處是乃天道此非誠之者之所以爲人道者耶天者自然之謂而誠者之眞實無妄者乃天理之本然也人者勉強之謂而誠之之欲其眞實者卽人事之當然也是以先儒多以上天之事明誠者之天道以人分上事明誠之者之人道則吾知誠者

誠之者之分屬於天人只自自然勉強上分破說去者也

大哉聖人之道夫道者人人之所同得而直指聖人言之者何歟

所謂聖人之道云者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只說道字之義先以大哉發之又非聖人不能盡故特以聖人表之是知道者即率性之道而其曰聖人之道者若與君子之道云者語意相似而其中包那夫婦之道天地之道焉其所謂道者一也豈可曰直指聖人而不與於人人之所同耶

詩曰既明且哲云云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然則明哲一句不與於居上者歟

所謂明哲乃是中庸君子也明者明於理也哲者察於事也保其身云者不是趨利避害之謂只是曉天下事理素其位而行焉則居上而不驕者明哲也為下而不倍者亦明哲也國之有道而其言之足與亦明哲也何獨證無道默容一句而已耶故引詩之下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以通證上數句之意且此詩即為仲山甫作而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則不獨為無道默容而言者亦可知矣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論語言宋不足徵而此言存焉者何歟

竊觀夫子之刪詩也表商之頌存宋之風焉蓋夫子殷人也嘗歎殷禮之不足徵也故必學之猶幸其先王舊制之有一二存者而非謂其燦然可徵也且以夏殷之禮言之宋此於杞猶有彼勝於此者則雖曰宋不足徵而其中豈無存焉之意乎雖曰有宋存焉而其中豈無不徵之歎乎是知存者僅存之意而非當世之法也故特曰吾學以存其哀傷不滿之意則吾夫子存舊之深意可見於此矣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是幽隱之地而以  
尚不愧戒之者何歟

屋雖幽而漏有光則所可戒者其必屋漏之地乎夫  
屋漏者卽室之西北隅而日光之所漏入者也吾之  
在屋中者雖曰至隱而日光之所漏卽亦莫顯之處  
也此與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同一戒懼之意  
則徒知屋漏之爲幽隱之地而不知屋漏之爲可愧  
之地乎

首章末章相爲表裏而首章言道末章言德何歟  
曰道曰德言雖殊而理則一此非中庸表裏之義耶

自天命上流行之妙故必着道字自吾身上所得之理故必言德字而所謂德者行此道而有得於心者也故首章之言道而爲中和之德末章之言德而爲戒懼之道則曰道曰德之名目雖殊而其非一理之貫通者耶是知道字說得公共而公共之中自有親切之效德字說得親切而親切之中自有公共之實矣

中庸一篇所主者誠而至於鬼神章始見何歟

誠之所包莫大於鬼神之理而貫通乎一篇之旨耳夫鬼神者陰陽造化之本而誠者陰陽造化之理也

故鬼神一章居於中庸一部之中而此誠也爲一篇  
樞紐之大則首章天命之性卽誠之理也未章上天  
之載亦誠之會其極也其他所言費隱之妙大小之  
理何莫非自鬼神之誠真實無妄上流行出來則誠  
字之始見於鬼神章者特表其誠之大者而其餘諸  
章之理莫不包括於此章之中矣 以止中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夫明德者卽本體之光明者  
則豈何有明之之可言歟

所謂明明德者非明其本體之明也所以明其質拘  
欲蔽之或昏也此之於明鏡鏡雖本明而塵垢之蔽

必去之而後復其明矣比之於白玉玉雖本潔而一點之瑕必琢之而後全其白矣然則明德之本體雖明但為質拘欲蔽而昏焉則其可不加之以明之之功乎惟其累於本體也是以去其累而新之惟其蔽於本明也是以去其蔽而明之於是而其虛靈光明始得太極之真體而如寶鑑之還得其明也

不曰心不曰性而曰明德者何歟

所謂明德是合理氣兼體用之名則不曰心不曰性而特曰明德者自可知矣何者心也性也德也只一理也但謂之心則善惡不分而必謂之明德然後可

以盡光明之理矣但謂之性則有體無用而必謂之明德然後可以極體用之全矣是以朱子以兼理氣該體用六箇字以明夫明德之光明正大該徹貫通則明德二字足以盡一心之全體而非是此心之外別有所謂明德者也亦非此性之外又有所謂明德者也然則只曰心者具而已只曰性者體而已明德云者有此具而具體用耳

程子曰大學初學入德之門也朱子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或曰初學或曰大人之學何歟

初學云者是八頭之謂而大學之工爲四子八頭之

始大人云者是成人之謂而八條之目爲吾人大做之事惟其兼論乎四子故必曰初學之門以示其入頭之地惟其單指其大學故必曰大人之學以示其綱條之大則是豈程朱之論有異同而然哉

在明明德在新民夫明德是在己之事固可做得而新民是在人之事則將何以作爲耶

所謂明德新民卽大學體用之極致則雖有在己在人之分而亦只是一事明德者成己之體也新民者及人之用也其能成己者未有不成人者故或問以明德新民爲人已對待之事而特曰極其體用之全

然則聖人大學絜矩之道何但做得乎在己之事而不能依爲乎在人之事乎夫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亦此意也

以八條之例論之當曰欲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何歟下七條不關於明明德歟

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云者所以極大學體用之全則其非明乎天下必自明明德事者耶夫明德是天下人之所同得而非我所得私者也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故必以明明德三字加之於天下之上以示其新民乃是明

德中事則此或問中極其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也然則明明德一言是八條之綱領而其下七條亦皆以是而推明矣

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何歟或問以程子所云纔明彼卽曉此六箇字明格物致知之意蓋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而物理之無一不明則良知之無一不盡故大學本文變六箇欲與先字只着一在字以示緊得些子或問又以纔字卽字明格致之爲一項工夫則吾知格物致知自是一事是以下文順推必曰物格而後知至以示物旣格



則知自至於本文下語之意自可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夫有本而後有末物之序也  
有始而後有終事之序也而今先終而後始何歟  
物貴有本事貴有終則事之先終而後始者其非戒  
始之無終者乎噫天下之患在於有始無終故詩曰  
慎終于始書曰念終始典于學然則物之先本後末  
者是固先後之序而事之所貴必在於成終此所以  
先終而後始也詩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亦非此  
之謂耶

顧諟天之明明命即在天之命則何以顧諟也

將言明德而必言明命何歟

或問曰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吾人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明德之本原必在於此則這箇天字不可以蒼蒼者僂謂之天矣然則吾人動靜語默之際孰非顧諟之地乎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卽在我之天而顧諟之必於是矣周子所謂太極之理亦在我之命而常目之必於此矣且夫明德之所從來是明命之流行者則言明命乃所以推本之論耳

明明德是學者去昏復明之工而康誥之克明德

帝典之克明峻德是文王帝堯之事也以堯文之  
聖亦有昏蔽之患而有此克明之工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而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者以其有於穆不已之誠則吾知文王帝堯卽一不  
己之天也以本自昭明之德能致峻大之地則此乃  
文之所以爲文堯之所以爲堯者也且克之爲言能  
也以此德本體之明獨能貫徹乎人所不能之地則  
所謂克明者非所以去昏而復明也夫聖人有不自  
聖之心惟恐其不能緝熙其德以至于峻所謂性之  
者非此耶

知所集卷之二 二十四  
新者革其舊之謂以成湯之德有日新之工者抑  
有革舊之蔽歟

德無可革之弊而心有苟新之工新之一字其惟進  
德之機括作聖之途轍乎處於既聖之地而猶恐其  
不能聖當於既明之位而猶恐其不能明故曰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此伊尹之  
所以終始惟一時乃曰新八箇字濼讚成湯之盛  
德以戒乎太甲踐陳之日則想其當日苟新之工不  
過勉勉若不及之心而非有物欲之累而有此革舊  
之工也

大學學者事而以治國平天下爲言者何歟

顏子之在陋巷告以四代之禮樂伊尹之耕有莘樂以堯舜之道然則學者之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莫不以天下國家爲已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矣今日學者之事安得不爲後日天下國家之責也哉是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則天下雖大國家雖重而平治之責未嘗不在其分內也是豈思出其位非犯其分者耶

緡蠻黃鳥云云鳥之止隅何關於人之止至善歟

矣天之奮可與於費隱之義故中庸引之在陰之鶴  
可言於感應之理故大易取之則黃鳥之止隅果無  
關於君子止至善之道乎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當止  
之處而彼黃鳥亦理中之物也必能知其所止而止  
之矣

或曰聽訟末也使無訟本也本末之義當以是說  
分破歟

朱子嘗以明明德新民為聽訟本末之義而又以使  
無訟為新民之效愚亦因此而語之曰聽訟者明德  
之具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聽訟而無訟者都

在明吾德而新民德而已故章句旣以我之明德旣明爲推本之論又以畏服民之心志爲新民之事則或人之以聽訟爲末使無訟爲本者似非本末之意而其於聽訟之際不待訟之聽而自無者苟非明明德新民者孰能與於此哉然則本末之義更不可以他求矣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程子之意果有合於補亾而朱子取之歟

欲知竊取程子之意於或問見之矣太抵學問之道莫先於格致格致之工莫貴於用敬故或問引程子

進學用敬之說又引隨事窮理之論以至於五條九條等說字字皆格致之意也朱子所以補格致之傳者雖不必盡取程子之言而其指意歸宿莫不以程子之意為宗的表準其曰在卽物而窮其理者其非窮盡一物而後盡窮天下之謂乎其曰因其已知之理而至於用力之久者其非涵養須用敬之謂乎其他所云豁然貫通處莫非格致之宗旨則竊取之意可知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毋自欺之意可得聞歟欺字從欠蓋十分為善一分欠了者是謂自欺大學



之道必貴於誠而自欺者誠之反也雖知善之當好惡之可惡而苟或一分不誠之心潛發於因仍苟且之間則便是有循外爲人之病矣是以朱子以外面銀裏面鐵謂之自欺又以半知半不知之人證之則吾知自欺者都是不實之患或始勤而終怠或外然而中不然者皆自一分欠了上做喚來矣不然下文何以引小人厭然著善之狀乎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閒居是獨處之地則何以十目十手爲戒歟

古人以己心爲嚴師則閒居善惡之幾其非十目十

知所身者之二  
二十一  
手之指視耶蓋視獨如衆處幽如顯者卽君子戒懼之心也暮夜投金猶有四知之嚴聽蟬彈琴乃知殺心之在獨行而影亦可畏也獨寢而枕亦可愧也則獨處之地雖不有一人之指視而十目十手自在矣曾子之以是爲言其非淺知謹獨之意者耶

德之潤身之義可得聞歟

字訓潤字從玉從水玉蘊於山而光輝自含水由於地而波瀾自起德之所以潤身者亦猶是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粹然見面盎背此非德潤之義乎本章所云誠於中必形於外者此也

心有所念懷云云此有心之病也心不在焉此無心之病也有無判異而同謂之病何歟

有心故爲無心之病無心故爲有心之病則有心無心只是一事痛痛耳何者有所云者有所偏繫之謂也不在云者無所主宰之謂也惟其有所偏繫是以三不在焉惟其無所主宰是以四有所焉則曰有曰不在雖是有無之殊而其病根亦豈侔兩截看耶都是不得其正者也

一家仁云云仁讓言家貪戾言入何歟

古人言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蓋仁讓善也貪戾惡也

知履身卷之二 二十八  
為善之效其難之如登為惡之失其易之如崩則仁讓之必言家貪戾之必言人者所以言善惡功效之難易也是知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出自一君而即見於國故書傳有德罔大惡罔小之說朱子有善必積惡雖小之戒也

庸學相為表裏而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不言性何歟

心字中點為性性字左邊為心則心統性性具於心於字義亦可見矣中庸明理之書故必言性字而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心也大學治心之書故必言心字

而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故朱子於庸序引入心  
道心之說以明此性之具於心於學序言仁義禮智  
之性以明此心之具此性則言性之中自有言心之  
義言心之中亦有言性之理矣此非所以爲表裏之

意耶

以上大學